



在兰陵县城西北部、文峰山东麓,坐落着鄆国故城遗址。鄆国是个不起眼的小国,从故城遗址面积推测,整个国家方圆不过百里。进入春秋以后,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国倒霉事不断,命运从来不掌握在自己手中,受尽周边各国摆布,最终难逃亡国的命运。



鲁国见死不救 齐桓公仗义解围

鄆国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夏王少康的次子曲烈,历史非常悠久。进入春秋时期,山东大地变得热闹了起来。齐鲁强势,莒邾崛起,南方的淮夷也变得蠢蠢欲动,原本相安无事的邻国们一下子都对鄆国虎视眈眈。尤其是莒国和邾国经常来犯,让鄆国百姓不宁,不得已,鄆国投靠了强大的鲁国,每年交些“保护费”,指望能换几天太平日子。

为了亲上加亲,鄆国国君娶了鲁庄公的女儿季姬,这样一来,季姬生的儿子成了鄆国国君未来的法定继承人,按理说正中鲁国下怀,是天大的好事。但鄆国动起了歪脑筋,没过多久,又主动和莒国攀亲,娶莒女为妾,还对她宠爱有加,这下子触动了鲁国敏感的神经。

鲁国的继任者鲁僖公向来对鄆国没好感,公元前646年,鄆国国君让季姬独自一人回娘家探亲,更是惹恼了鲁僖公,一度扣留了季姬,不让她回去。虽然事情后来解决了,但是鲁僖公心里一直闹别扭,总想找机会收拾收拾鄆国。

两年之后,报复的机会来了。这年,季姬病逝,到了冬天,南方的淮夷突然来犯,弱小的鄆国措手不及,连忙向自己的“老大”鲁国求救。鲁僖公见此情景正高兴不已,

自然是置江湖道义于不顾,拒绝出兵。

这下可抓了瞎,好在鄆国国君深谙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道理,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转而向齐国求救。此时的齐桓公已经是中原霸主,一听淮夷敢乱来,内心的英雄主义“爆棚”,便亮出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,把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邢、曹的国君约到一起,商量救鄆大计。最终,列国决定以防御为主,加固鄆国城池,把习惯水战的淮夷人挡在国门之外。

随后,齐国摊派任务,让盟国们派出大批奴隶役人,在鄆国安营扎寨,掘土垒城。当时正赶上数九寒天,帮别人的国家修城本就心不甘情不愿,又吃不饱穿不暖,饱受压迫后,这些役人竟然奋起暴动,一夜间杀死监工修城的酷吏,纷纷逃遁山林,筑城计划不得已中止。但鄆国筑城之举也向淮夷人宣示,东方诸侯联盟不允许蛮夷部落向鄆国发起挑衅,最终促使淮夷放弃了进犯的意图。

宋襄公戕杀鄆子 鲁军进驻鄆地“维和”

退去了淮夷,鄆国国君暂时缓了口气,可后面的一场杀身之祸却已经在向他招手。

江山代有“霸主”出,各领风骚三五年。出手帮助鄆国不久,齐桓公就去世了,齐国大乱。宋襄公帮齐国平定内乱后,声望飙升,一心

想学前辈齐桓公,也尝尝当霸主的滋味。公元前640年,雄心勃勃的宋襄公邀请滕、曹、邾、鄆等国在曹国之南会盟,终于要将霸主梦付诸行动。

大国有命,小国不敢不从,更何况鄆国向来都是与强者做朋友的。接到会议通知后,鄆子很快就颠颠地上路了,可不知道是路程估计不足,还是有别的原因,总之路上耽搁,迟到了两天。鄆子未能按时参加此次会议,还自作主张,赶到邾国与邾国国君会见,这下子可激怒了正志得意满的宋襄公。

宋襄公为了报复鄆子,无所不用其极。鄆国和东夷人关系不好,世代为仇,于是,宋襄公决定杀了鄆子,用来祭祀东夷之神。在他看来,此举既能笼络、威胁东夷,又能震慑那些不够听话的盟国,再巧妙不过了。

宋襄公自己不动手,反倒命令邾文公将鄆子扣留,并把鄆子押到东夷人的神社“次睢之社”。随后,宋襄公公然以祭祀次睢之神的名义,下令杀死鄆国国君,并将其肢解烹煮,沉入沂河,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。

按说这次邾国也是挺无辜的,稀里糊涂成了别人手中的刀,但过了半个世纪,又一位鄆国国君死在邾国之手,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公元前591年,邾国对外扩张,入侵鄆国,杀了鄆子,还要掠夺一番。

不过这一次,邾国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鄆子遇害后,太子即位,无力报仇的他很自然地鲁国寻求庇护,鲁国便借机派军队在鄆国的几个重要城邑驻扎,鄆国成了鲁国实际的附庸。打来打去,反让鲁国捡了便宜,邾国真是有苦说不出。

其实,与其说鲁国在帮助鄆国,还不如说鲁国是在帮自己。由于之前黄河改道,鄆国以南茫茫湿地和浩瀚湖泊露出大面积的滩涂,成为可耕作的肥田沃土,而且这些土地还是无主之地。鄆国国小民少,又遭遇连年战乱,当然没能力去“掘金”,过去十年里,鲁国大批的奴隶纷纷南下谋生,到湖泊滩涂边开垦“王土”,给鲁国贡献了大量的税收。此时鲁国驻兵,既

能给鄆国一个顺水人情,又能将这片粮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,何乐而不为?

想称臣都不行 莒国外孙成功篡权

鲁国将鄆国变成自己的附庸还不甘心,到鲁襄公的时候,干脆想把整个鄆国都变成自己的合法地盘。这么大的事,鲁国自己不能擅作主张,于是鲁襄公亲自跑去找当时的霸主晋侯汇报思想。

晋侯一听,这事情对自己没啥好处,起初并不同意。鲁国大夫孟献子是个聪明人,耐心给晋侯做工作,说鲁国一心跟着晋国走,可是鲁国偏小,无法向晋国缴纳足够的贡赋,如果能让鄆国归附鲁国的话,鲁国就有足够的财物进贡给晋国,支持晋国的霸主事业了。见鲁国有这份“孝心”,晋侯很欣慰,就同意了。

纸里包不住火,消息很快传开,早就对鄆国垂涎欲滴的莒国、邾国坐不住了,两国结盟反对鄆国属鲁,从东西两面出兵进攻鄆国。为救援鄆国,鲁国派大夫臧孙纆率鲁国军队攻入邾国,狐骀一战,鲁国大败。虽然如此,但是有盟主晋国力挺,鄆国附属于鲁国的地位却无法改变。后来,鲁国主政三十多年的名臣季文子去世,没有运回国都曲阜安葬,而是葬在了鄆城的西丘上,意在向诸国宣告,鄆国已成为鲁国的一部分。

莒国认为鄆国附鲁会危及莒国安全,便于公元前567年,突然派军攻入鄆国,占领鄆城,并杀掉了鄆子时泰。国不可一日无君,身怀杀父之仇的太子巫显然不讨莒国的喜欢。鄆子时泰的遗孀早亡,后来续娶莒国女子,两人生了个女儿。等到女儿长大后,她又嫁到莒国,生了个男孩。如此算来,该男孩是鄆子时泰的外孙。在莒国的操纵下,这个外孙成了鄆国国君,因为外孙是外姓,所以鄆国香火断了,国家也就灭亡了。

原来的法定继承人太子巫为了躲避追杀,只能率众投奔鲁国,被聘为卿士。至此,延续一千五百多年的鄆国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后来,莒国为鲁国所灭,鄆国的领土又重新回到了鲁国手中。



珍稀无比的材质,精美绝伦的雕工,乾隆皇帝的题赞,扑朔迷离的流传……新泰市博物馆入藏的伏狮罗汉玉山子,就是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。

新泰古称平阳,春秋时期地处齐鲁两国交界之域。1975年初秋的一天,新泰文化馆的文保人员到汶南镇类王庄村普查、征集文物时,听说一户人家藏有珍贵玉器,男主人类淑林30多岁便英年早逝,宝物遂由其妻和其子类维四保管。参与此次普查的马培林(后任新泰市博物馆馆长)听说此事,

立即赶到类维四家中。

类淑林的妻子得知文保人员的来意后,非常爽快地从里屋抱出一只做工精致的小木箱,箱中摆放着形态各异的精美玉器竟达13件之多,其中就有这件伏狮罗汉玉山子。这令马培林一行大喜过望,惊叹不已。女主人告诉他们,自家原是一大户人家,后来分家,这批精美的玉器就是那时分得的。类家当场表态,同意将这些玉器无偿捐献给国家。考虑到类维四母子献宝有功,且生活拮据,作为补偿,当时的文物部门奖励了她家1600元人民币。

将玉器带回文化馆后,为了弄清其出处和价值,马培林两次去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历史档案馆,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。最终经故宫博物院玉器鉴定专家杨伯达鉴定,这13件玉器中,国家一级文物两件,二级文物一件。而伏狮罗汉玉山子是一件御制品,由乾隆亲自设计,清官造办处的名工巧匠刻制,价值连城,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伏狮罗汉玉山子高23厘米,厚8厘米,重2350克,选用的是新疆和田青玉,采用圆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:远处山峰耸立,悬崖临渊。一尊罗汉面带微笑,身穿僧服,

手持如意,趺坐于洞外一巨石之上,正宣扬佛法,教化众生;一位侍者立于罗汉左下方,面带微笑在专心听法;侍者正前有一只昂首翘望的雄狮,背披棕毛,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汉,温顺如犬,似在听法,显示出佛法的极大威力。罗汉与侍者眉目清晰,衣褶线条流畅自然,人物与狮子多采用圆雕,琢磨得十分圆润。局部留有玉石皮层形成的褐色斑纹,隐隐约约地分布于峭壁之上,更使得玉山子生动传神。

尤其弥足珍贵的是,伏狮罗汉玉山子正上方竟有乾隆皇帝的亲笔题赞,题为《御题徐扬伏狮罗汉赞》。诗曰:“百兽畏象,象畏卷狮,应真宴坐,以犬蓄之,问何神通,不起于座,曰有伏者,顿置罪过。如意在手,内空外空,侍者慢怖,而彼原同。”赞文与雕刻画面巧妙结合,情景交融,相得益彰。

从御制诗中得知,伏狮罗汉玉山子的蓝本为徐扬的《应真图》。乾隆六十大寿那年,徐扬得知乾隆皇帝尊崇佛法,便精心画了一幅《应真图》。图中描绘了一个罗汉讲佛说法的场景,乾隆见后爱不释手,传旨官廷造办处选上好玉石,将这幅画雕刻于玉石之上。而这件玉雕作品,正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时作为寿礼进献的,不仅

取材甚佳,再加之官廷造办处良工出色的雕琢技艺,成了乾隆皇帝钟爱的文房之物。

既然伏狮罗汉玉山子是清宫的稀世珍宝,那么是如何流落到民间,又怎样辗转流传到汶南镇类家的呢?对此,由于当事人都已相继离开了人世,而史料上又无只言片语的记载,尽管类家后人 and 诸多专家、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猜测,但都难以形成定论。

一个说法是孔姓族人赠送说。据类淑林的儿子类维四讲述,明朝时,自家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,在蒙阴城的土地有几千顷。当年他们类家与蒙阴县的另一望族发生矛盾,结果打输了官司,类家被迫从蒙阴县城搬迁到此地。有一年,曲阜的圣人后裔路过类王庄时,没有了盘缠,就用这批玉器向类家换了一匹骡子回去。但仔细推敲,这种说法很不可靠,孔姓族人外出能随身带着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吗?

此外,还有黑衣大盗感恩说、乾隆皇帝赏赐说。但问题是,类维四的家谱中,从乾隆年开始到民国时期,没出现过什么值得炫耀的人物,更没有记载过封赏的事情。也许,这个谜团永远都无法破解了。